

黄狼皮大衣

蓋爾曼著

黃 狼 皮 大 衣

王家驥 秦順新譯

磊 然校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Ю. ГЕРМАН
ХОРЬКОВАЯ ШУБА

譯自“Нева”雜誌一九五五年七月號

內 容 說 明

这个中篇小說是描寫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後，捷尔仁斯基領導的肅反委員會的工作人員跟帝國主義分子和國內反革命分子進行鬥爭的故事。

在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敵人所幹的偷運糧食、暗殺、盜竊古画等卑鄙勾當，由於肅反委員會工作人員的勇敢机智，通過跟一件黃狼皮大衣的有關的事情而破獲了敵人的破壞組織。敵人的一切陰謀詭計，在苏联人民和捷尔仁斯基的肅反委員會全體工作人員的打擊下，完全被粉碎了。

本書作者用充滿熱情的筆調把捷尔仁斯基和肅反委員會的其他工作人員對蘇維埃國家的忠誠，把他們的机智勇敢、忠於職守、克服困難的高貴的精神面貌忠實地表現了出來。另一方面作者也把敵人的醜惡的嘴臉充分刻畫出來，把他們的卑鄙狡猾的行為赤裸裸地暴露在這讀者面前。

一月二号那天，彼佳·貝柯夫拿出自己的証件給海關檢查員看，檢查員是个样子討人喜歡的小老头，鼻子上架着一副繫有黑絲帶的夾鼻眼鏡。尽管在証件上其他許多明確而具体的字句裏說明，彼得·阿夫克森契耶維奇·貝柯夫是个專員，各团体、部隊、機關甚至个别公民对他都应当予以協助；尽管証件上盖着淡紫色的印章，有號碼和彎彎曲曲的花体字簽名，但是这个証件並沒有給小老头任何印象。唸完了証件，普罗沃托罗夫透過夾鼻眼鏡瞧了瞧貝柯夫，接着摘下了眼鏡，放在耳朵旁边，自己一声不吭，帶着兇狠無禮的好奇注視着專員那張年輕的由於营养不良而發青的面孔。

「啊，是这麼回事！」小老头說，「您是到这兒調养來啦？來吃吃白食，補养補养。好的，事兒是好事兒，彼得堡的無產階級為什麼不可以來吃點肉。但是，只怕您是來錯囉。怕您是找錯了地方啦。老实告訴您吧，我們這兒對你們的蘇維埃政权怀疑啊，非常怀疑……」

血衝上了貝柯夫的腦袋，可是他忍住了。这个样子討人喜欢的人小老头竟是个無恥的反革命，換了別人，也許會在這個年輕的專員面前裝裝假，敷衍敷衍，或者至少是不開口。不，他不但認為沒有這個必要，反而說開了，滔滔不絕地、興高彩烈地講起來：謝爾蓋·尤利耶維奇·維特。这个人多麼了不起，現在的人誰也比不了他，可是就拿他來說吧，他虽然建立了國境警備隊，但是對海關稅務署，對海關稅務署副署長漢男爵還是一點办法也沒有。

「連維特伯爵本人都沒有办法！」小老头說，手裏旋轉着夾鼻眼鏡。「就拿他謝爾蓋·尤利耶維奇來說，這個兩朝元老去謁見前後兩位皇帝的時候，都是隨隨便便，不拘禮節的。但是我們——啊哈，可真有办法！俄羅斯帝國的國境，您試去算算看！到處都有我們的弟兄，海關關員，我們的弟兄到處都扎了根兒，我們彼此都很了解，——我們要是想查出私貨，就是壓根兒沒有的地方也可以查得出來，要是碰上我們高興的話，什麼貨都可以抬抬手放它過去，誰也比不上我們。就是這麼回事，麥歇。專員！這以後哇，我打算在咱們本鄉本土痛痛快快地過上幾年……」

「要堅強鎮靜！」彼佳命令自己。

他沒有跟小老头告別，就从稅務所走到街上。風雪交加，哪兒也看不見一個人影。已經是黃昏時分，覆着雪的矮小的屋子裏都點起了黃澄澄的灯火。「到底上哪兒去呢？」彼佳心

裏想。『在什麼地方睡一覺，在哪兒吃點東西呢？真倒霉，有馬合烟抽抽多好！』

他在火車站，躺在過去所謂『沙皇』室裏的漆布長沙發上過了一夜。夜裏很冷，臭虫又咬；黎明的時候，看門老头一邊升爐子，一邊煩惱地說：

『唉——唉！時代變了！早先普羅沃托羅夫先生常常在這兒迎候檢查員——唉呀，我的老天！從彼得堡給檢查員買來火腿、各式各樣的小吃，還有從葉里謝耶夫商店買來的死的癩蛤蟆……』

『什麼癩蛤蟆？』彼佳奇怪地問。

『啊啊，是貝殼吧……』

『不，那是牡蠣……』

『我們可弄不清楚是什麼東西。宴会当然要什麼有什麼。他們住宅裏鋪着地氈——愛怎麼玩就怎麼玩。帶着女太太們出國，在那兒遊遊逛逛，上這兒休息休息。再快活也沒有啦！可是現在，瞧瞧你——唉，老兄，你哪裏像什麼檢查員？不論是樣子、肚子或是舉止

● 維特（一八四九—一九一五年），帝俄時代的內閣總理和財政部部長。

● 麥歇——法語：「先生」。

都不……』

彼佳憂鬱地請老头去買點牛奶和麵包，看門老头把錢拿是拿去了，可是又兩手空空地回來了。

『沒有，老兄！』他一邊躁着結了冰的甕靴，眼睛瞧着旁邊，說。『什麼都沒有，牛奶、雞蛋、麵包都沒有……』

他又悄悄地加上了一句：

『我們這兒住的那個人啊，是個流氓。他說，我不賣給專員。哼，來這兒發號施令來啦。讓他滾吧……』

看門老头又沉默了一會兒，接着用勉強可以聽得出來的聲音補充說：

『我的老婆子正在燉鮮肉白菜湯，這樣吧，老兄，你別嫌不好，吃點熱的吧。到時候我來招呼你。這兒是你的錢，拿去吧……』

八天以來，貝柯夫一直仔細觀察着普羅沃托羅夫老头和他的兩個助手，兩個助手是兄弟倆，身體強健，樣子蠢笨，姓庫羅耶多夫。這倆兄弟在驛車站兩俄里的田莊上養了十七頭乳牛，還有一座乾酪製造所，所以，他倆身上總是散發着一種強烈的、難聞的羊乳乾酪的氣味和荷蘭乾酪、林堡乾酪的氣味。他倆早餐吃酸奶油，把麵包乾泡在酸奶油裏，而普羅沃托羅

夫也在这兒海關稅務所的小廚房裏煎煉乳點心，並且還一定当着貝柯夫的面吃。

「您瞧，麥歇專員，」他說，一邊惹人嘴饞地往煉乳點心上澆酸奶油，「這就是我平常的早點。還有純粹的、沒有去油的酸牛奶。這種肉包子是自家做的……」

彼佳研究着文件，不去理他。普羅沃托羅夫嘴裏吧噠吧噠嚙得直响，庫羅耶多夫兄弟倆咕咕嚙嚙談着什麼可笑的事情。官僚式的『呈文』和『公函』上面那一套奴顏婢膝的懇懇口吻，很使貝柯夫生氣，他在这种書法工整的一行行字句下面，彷彿看到不計其數的普羅沃托羅夫們的醜相，彷彿這些綑着帶子、打着火漆印記的海關帳簿、『收文』和『發文』也跟那些『修正法令』一樣——都是滿紙欺騙、連篇謊言，都是連看都不值得一看的胡說八道……

每天晚上，彼佳在自己那間『沙皇』室裏湊着小洋油灯的光亮，想研究一下關稅法，等到覺得非常無聊的時候，就去看門老头那兒，跟他打打『百分』和『傻大姐』，玩的那付紙牌因時間過久沾滿了油漬，變得挺沉的。每次玩牌的時候，看門老头費多提奇的老伴老是站在桌子旁邊，眼睛裏常常噙着一兜兒眼淚；她一邊往圍裙裏擰鼻涕，一邊說：

「唉，真像我們的明卡啊。唉，真像……」

彼佳已經知道，明卡在德國前綫犧牲才沒有多久，得過一枚『聖喬治勳章』，而且是个

好兒子。老头一听這話，就悶悶不樂地揮手叫她走開，有時尖聲喊道：

「別叫人心裏難受啦，不是對你說……」

費多提奇的鬚眉灰白的，留着大鬍子的臉皺成了一疙瘩，他把紙牌往桌上一丟，走到窗帷後面。這時候，這間低矮的房間裏就靜寂起來，只聽見掛鐘滴答滴答地响着。這架掛鐘還是「喬治·包爾曼」糖果廠的獎品哩。彼佳一声不吭地坐着，一手托着下巴，心裏想世界上再沒有比這兩個老人的痛苦更大的痛苦了，他想找些能够安慰安慰這兩位老人的話，可是找不出來……

有一次，普罗沃托罗夫手裏旋轉着自己的夾鼻眼鏡，對彼佳說：

「您倒給自己找到了个很好的朋友，麥歇專員。嗯？您的好朋友過去是个金銀匠。這種情況您知道嗎？……」

彼佳沒有開腔。

「現在，為了表彰他過去的專門職業，我們在朋友圈子裏叫您的費多提奇是掏毛房的。他對这个名字非常習慣，你一喊，他就甘心樂意地答应你……」

彼佳皺起了眉頭。他突然想起來，自己的確听到过庫羅耶多夫兄弟和普罗沃托罗夫用一個什麼奇奇怪怪的名字來喊費多提奇。

「您覺得這很俏皮嗎？」彼佳問。

「不過是在我們這個偏僻的小地方開開心心……」

「開開心心？您以後不要這樣拿人來尋開心啦！」

「您吓唬我嗎？麥歇專員。」

「我不是吓唬您，而是命令您以後不要再這樣嘲弄人……」

接着，他突然狂怒起來，像喝醉了似的，面孔抽搐着逼近了普羅沃托羅夫，大聲吼起來：「貪污分子！小偷！受賄的傢伙！你們瞧着吧，我要把你們的黑幕都給揭穿，到那時候你們就要叫苦連天了。保皇黨，自私自利的東西……」

他用腳把椅子從道兒上踢開，走出了稅務所。普羅沃托羅夫在後面大叫起來：

「滾你的蛋！乳臭未乾的小子！這簡直是侮辱！先生們，您們可得給証實……」

當天晚上，有趟車到了，還掛着一輛往國外去的花車。花車在這兒摘了鉤，有一台舊機車「母綿羊」號好像不滿意似地呼哧呼哧喘着氣，把這輛花車推到支綫尽头，讓海關檢查。

一片漆黑，冷風在車站附近的黑壓壓的老柳樹上呼嘯着，水塔旁邊有一條狗憂鬱地吠叫着。彼佳在前面走，普羅沃托羅夫和庫羅耶多夫兄弟跟在後面；他們一直在交談着什麼，笑着，大半是在取笑新來的專員。

花車的門鎖着，玻璃上了凍。車門的銅把手上覆着一層霜，敲了半天，車門才打開。立刻從過道裏衝出一股熱呼呼的、富有營養的食物的味兒和高貴的烟草的氣味。

「我們是海關上的！」貝柯夫板着面孔自我介紹說。

他們在花車裏受到殷勤的接待，要請他們吃點小吃，喝點兒「白馬」牌的陳年威士忌，還挪過了烟盒，這時候，普羅沃托羅夫又是點頭哈腰，又是滿口道謝，正側着身子要往桌子跟前挨蹭，專員忽然一把拉住了他的衣袖，給他使眼色，這樣做要不得。

花車裏的外國人當中有一個高个子，左眉微微抬起，不知道什麼緣故臉上總是顯出驚奇的样子。他笑着，拍拍專員的肩膀，把他搖晃了一下，又把他誇了一陣。另一個是胖子，穿着皮靴，也把專員誇獎了一陣，還補充說，這種好的陳年威士忌任何人喝了決沒有害處。第三個人，臉色陰沉，不住把烟屁股從嘴角這邊轉到那邊，在生這些海關關員的氣，因為這些人竟違反慣例，不肯喝酒，他用俄語說：

「新筭籌總是掃得乾淨的。您扫扫乾淨吧，年輕人！」

於是，他用一個戴着寶石戒指的又長又白的手指頭點了點貝柯夫。

「開始檢查！」貝柯夫命令大庫羅耶多夫說。

大庫羅耶多夫懶洋洋地朝花車的大餐間裏扫了一眼，嘆了口氣，打開了食器櫥。普羅沃

托罗夫再三道歉，甚至还用他那隻穿着氈靴的脚碰脚立正敬了个礼，請他們打開「小旅行箱」。小庫罗耶多夫走到一个乘务員跟前。專員騎在一把椅子上，瞧着身边進行的事情。

「这些袋子不能動！」那个气呼呼的外國人說。「这兒是外交邮件。」

無論人家跟这个外國人說什麼，他總是一味地罵人。連行了礼和滿口道歉的普罗沃托罗夫都不能討得这个俄語講得那麼漂亮的外國人的欢喜。庫罗耶多夫兄弟倆也是無論如何討不到这个外國人的欢喜。

貝柯夫起先坐着沒有動，過後站了起來，挪開椅子，親自來檢查，不理會任何的「不能動」。快要檢查完畢的時候，他从臥車車廂的黑暗的过道裏拖出一个箱子，問裏面裝的是什麼東西。

「啊，裏面是些画！」那个穿皮靴的美國人說。

而那个气呼呼的外國人却說：

「这些画，誰也不要它！簡直是些廢物，我的朋友費希先生不知道為什麼要買这些玩意。打開箱子看吧！再說，我們運出这堆垃圾是得到你們的允許的。把公文拿出來，費希先

生。」

費希先生把一張大紙遞給彼佳，上面寫着這些畫叫什麼什麼名字，它們沒有藝術價值，可以運出國境。

貝柯夫看完公文，還給了費希。普羅沃托羅夫和庫羅耶多夫兄弟等着看笑話。他們高興着，大概專員在查到的這個箱子上要倒霉了。他們很想看看，專員怎麼個樣子道歉：哼，到底還是美國人有辦法！

但是貝柯夫並沒有道歉的意思。「要是這些畫沒有藝術價值，」他想，「它們也不會值錢。那麼，為什麼像費希這樣的先生要買這種不值錢的東西呢？說他像個怪人或者像個有精神病的人吧，却也不像，完全是個地道的資產階級！」

專員又用平靜的聲調命令：

「打開箱子，庫羅耶多夫同志。」

費希向前動了一下。可是這一動並沒有滑過貝柯夫的眼睛。「他着急了！」貝柯夫心裏想。

庫羅耶多夫從口袋裏掏出一把帶鑿子的鉗子，把尖頭塞到箱板下面，釘子吱兒一聲鬆動了。箱子裏掉出了刨花。另一個庫羅耶多夫，老大，按着箱子，老二猛一用勁把箱子上面兩

塊木板掀開，从箱子裏掏出一捲捲的画布。貝柯夫打開一張画布，仔細瞧看：画上乱画着些螃蟹鉗子、眼睛、灯籠和鐵管子一類的東西。

「這是未來派！」費希先生帶着外國口音說。「這是一種新的藝術。我的太太喜欢这种藝術。我本人对这种藝術可沒有興趣，唉，我本人怎麼也不喜欢这种藝術。」

他笑起來，點着他的筆直的英國式烟斗。

第二幅，第三幅，第五幅画都是这样。庫羅耶多夫兄弟莫明其妙地微笑着。普罗沃托罗夫老头透过夾鼻眼鏡瞧着，搖着头。在第七幅画布上画着一座小花園，籬笆旁边有棵山楂樹。这是一張很俗气的画。这样的画都是啤酒店裏、涅瓦河關卡那边的小飯館裏、理髮館裏掛的。

「这不是未來派！」費希先生說。「这是我的爱好……」

貝柯夫瞧了瞧費希先生。这位美國人的臉上淌汗了，他很焦急，並且掩飾不住他的焦急的心情。

「我扣留这个箱子！」專員說。「我的舉動可能受到你們的控告。現在我們寫張字据給你們。」

桌子上擺滿了酒菜，酒菜散發着非常誘惑人的香味，貝柯夫就在桌子上騰出來一個地

方，請他們拿來墨水瓶，一揮而就地寫道：「一九一八年元月九日，立字据人（下边簽名的人）……」

費希先生的臉变成了紫紅色，他跑去給某某領事、公使和大使拍發加急電報。另一位先生高声嚷嚷說，这种公開搶劫，这种破坏民主和法律，这种蛮橫無禮的行为一定会受到处罚。第三位先生用一根長長的手指头指着貝柯夫，冷笑着，甚至於帶着悲哀的声調預言說：

「我为您惋惜，年輕人。您要放明白點，不然您的前程永远完啦。」

普罗沃托罗夫和庫罗耶多夫兄弟坚决拒絕在这張字据上簽字。貝柯夫自己把箱子从車廂裏搬回來，放在自己的「沙皇」室裏的那張漆布長沙發旁边。这天晚上，他就在画的旁边睡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小庫罗耶多夫拿着一封電報來叫醒了他。電報上說：彼·阿·貝柯夫从接到本通知時起解除工作，該貝柯夫应立即將画箱歸还原主，貝柯夫本人應來彼得堡对自己扣留画箱事件作適當解釋……

彼佳把電報讀了兩遍。

「箱子可以拿走嗎？」庫罗耶多夫問。

「你給我到稅務所去！」專員断然命令。

小庫罗耶多夫冷笑了一声，砰地一声關上了房門。彼佳吸完一支自己捲的馬合烟，又把

電報讀了一遍。『吉阿曼托夫』——電報上是這個人的署名，不過這無所謂。這也是一個普羅沃托羅夫，只是住在彼得格勒而已。他跟此地的普羅沃托羅夫都是從那個時代——從維特伯爵和漢男爵那個時代遺留下來的。

『現在，他們可要把我吃掉了！』費多提奇送彼佳去彼得格勒的時候，嘆口氣說。『他們會記住，你是常到我這兒來的。哼，他們這些混蛋，我不會死的……』

費多提奇的老伴兒也來火車站送他。貝柯夫把自己在彼得格勒的地址開給了他們——說不定會有用處，還吻了吻這兩個老人；火車開了，在車輪的均勻的響聲中他久久地沉思着。

這時，報告專員竊取信箱的電報，已經追隨着貝柯夫向吉阿曼托夫那兒飛去。

二

在彼得格勒車站附近，貝柯夫雇了一輛馬車——帶絨氈的小雪橇，帶着自己『竊取的』箱子往果洛霍夫街過去的市長公館駛去。普羅沃托羅夫，吉阿曼托夫和庫羅耶多夫兄弟現在都被遺忘到九霄雲外了。只消找到瓦夏·斯維什尼科夫就行了，現在他在肅反委員會工作。他是个画家，只要他一看，馬上就可以說出這些畫兒有藝術價值還是的確沒有藝術價值。親

愛的、善良的、愉快的瓦西卡啊，最好能快些找到你！

這時候，彼佳忽然滿懷溫情地想起，前年夏天，他和瓦夏怎樣在卡波夫克釣魚，瓦夏怎樣給他談起繪畫，談起他自己將來也會成為一個偉大的畫家。而今年秋天，瓦夏却做了某一個沉默寡言的、性情嚴厲的人的助手……

過去的市長公館的大門口站着一個水兵，他穿着軍大衣，戴着一頂無簷帽，臉凍得發青。水兵的腰帶上掛着幾枚檸檬形的手榴彈，胸前交叉地背着機槍子彈帶。貝柯夫對他說明是來找斯維什尼柯夫同志的……

「我們這兒肅反工作人員有四十多個人，」水兵說。「我沒法把每個人都給記住。他們又經常跑來跑去，一會兒出去，一會兒又回來，現在我們已經有了兩輛雪橇；聽說，這兩天我們還要領一部汽車。去吧，老兄，你自己去找你的好朋友吧……」

貝柯夫拖着箱子上樓梯，累得吭哧吭哧的直喘。箱子很重，而彼佳這幾個月來身體又不大好。可是他還是一口氣把箱子拖上了二樓，又哼的一聲轉進了走廊，這時候費里克斯·艾得蒙多維奇·捷爾仁斯基正沿着走廊很快地向彼佳迎面走來。

彼佳急忙搬開箱子讓道，然後挺直了身體，像士兵遇到長官應該作的那樣。

「這是什麼？」捷爾仁斯基問，一邊直視着彼佳的非常明亮的灰眼睛。